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狐

第四回 蔡謙良熱心先納寵 林黛玉冷眼作旁觀

且說中秋那一天，正是蔡謙良納妾之期。楊四清晨起身，見黛玉梳妝已畢，打扮齊整，越顯得媚媚妖妖，娉婷婀娜，一團兒渾是嬌態。因今日同楊四前去賀喜，比不得出局堂差，所以珠光繞鬢，翠色盈頭；釵環鑲鳳，釧鐲盤龍；羅衫疊雪，繡凝冰。裙迷蛺蝶，亭亭如玉樹臨風；鞋配鴛鴦，步步若金蓮貼地。雖不及沉魚落雁之容，也算得閉月羞花之貌。昔人有一首七言絕句，獨贊黛玉的姿色。其詩曰：桃腮杏臉面芙蓉，色豔如花香更濃。

安得駐顏丹一服，百年永見此嬌容。

這首詩大有深意，為因佳人美貌，不過數□青春，那有百年不變之理？朱顏綠鬢，一變而為鶴髮雞皮，令人不堪回首，徒興老大之嗟。即如現在之黛玉，何等美貌，何等嬌容，姊妹行中，可稱魁首；及至在楊家不安於室，重墮風塵，蹉跎歲月，雖改名叫「胡寶玉」，聲名浩大，婦孺皆知，然忽忽過了三四年，為著生性貪淫，到老仍是個娼妓，豈不可惜可歎？此是後話，我且慢表。

獨說當時楊四看黛玉修飾停當，命人喚了一部轎車，立刻雙雙下樓，攜手出門，單帶一個大姐，同至里口上車。馬夫拉動韁繩，一鞭斜指，那馬車如飛而去，不消片刻，早到了大馬路東首。從拋球場口轉彎，已是蔡家門前。停車而下，一同入內，自有鼓手迎賓，吹打了一陣，家人接帖，引至廳上。楊四見堂中掛燈結綵，喜幛高懸，一派富麗的氣象。他人不曉得的，只道他是娶妻，怎知他是納妾？正看之際，蔡謙良自內而出，楊四上前作揖，道了一個喜。黛玉亦然過來叩賀，謙良連忙還禮，口中猶說：「不敢當！不敢當！」雙手把黛玉攙起，即喚一個娘姨出來，引領黛玉到裡邊去坐，然後自己陪楊四走進書房。楊四又與眾客見了，有的認識，有的不認識，彼此拱了一拱手。謙良請楊四升炕上坐，送過香茗，略談了幾句客套，即見接帖的家人進來稟道：「外面有客人到，請老爺快出去。」謙良聽了，就起身向楊四說道：「四兄請寬坐，小弟恕不奉陪。」說罷，出了書房，自去應酬別客，不提。

再說黛玉入內到了女廳上面，有謙良前娶的兩個姬妾過來相陪，還有兩位北里姊妹，一個叫李巧玲，一個叫沈月春，都是同客人方才來的。各各招呼，閒談了一回，已是□二點鐘了。眾人同黛玉到新房中看了一眼，果然金碧輝煌，異常華麗。居中是紅木大牀，湖色縐紗帳子，掛著許多繡件，花花綠綠，煞是好看。一面擺著妝臺，臺上陳設的無非是自鳴鐘、洋鏡等物；一面排著兩口衣櫥、兩幢裙箱、夾箱。裡面放著一隻大理石八仙桌、一隻紅木榻牀，上面掛著大著衣鏡，光華奪目。其餘茶几、單靠、方凳、衣架、面架等類，無一件不是紅木的。還有壁上的對條書畫，檯上的花籃方燈，樣樣全備，色色精工，說不盡的好處，寫不盡的奢華，真不愧為豪富之家，令人見之生羨。然黛玉是闊綽慣的，看了也甚平常。因此刻新人未來，在此無甚趣味，大家坐了一坐，仍舊回至女廳。

尚未坐定，又來了兩位校書，黛玉認得是李三三、王逸卿。彼此見了，各敘了一番話。黛玉先問三三道：「妹妹是一干子來格呢？還是搭洛裡格位大少來格介？」三三道：「奴搭巧林姐勿常往來格，所以連搭俚嫁格日腳，才曉得。到仔今朝早晨，柳老趕到倪格來，說起仔格節事體，定見要奴一淘來。奴說難為情煞格，停歇叫倪格局勒來，阿好呢勿好？柳老說勿要緊格，嚙哈難為情。我前日仔碰著蔡大少，交代我帶仔相好一淘去，皆為要鬧熱點落。奴聽仔俚實梗說，難末叫仔馬車，一淘搭俚來格呀。勿知姐姐阿是搭楊老同來格？」黛玉道：「正是呀。奴亦為楊四說仔落，所以一牽到此地格。」又問巧玲、月春、逸卿三人，都是一樣說法。

正說之間，內外廳上酒席均已擺齊。黛玉等五位校書，謙良不當他們出局看待，也請他們入席飲酒，命兩個姬妾相陪，外邊由自己照料，請眾客至廳上坐席。正廳三間擺著六桌酒筵，甚是寬綽。謙良要推楊四坐首席第一位，楊四執意不肯，說道：「請你主人不要推了，我們聚熟而坐的好，彼此可以談談，免了許多客套，方才吃得爽快。」眾人聽了，也說這樣的好，主人只得依允，然後大家挨次而坐。主人敬了一杯酒，即坐在末席相陪。眾人不拘禮節，暢飲了幾杯，均與主人打趣說笑了一回。惟飲酒之時，只有一件事最討厭。是什麼一件事呢？就是正廳天井之中，那一班極考究的燈擔堂名，口中唱著崑曲，吹著一枝笛，又和著一副鑼鼓，鬧得人人腦脹，個個頭疼。越在吃酒的時候，他偏唱得越起勁。明說是侑酒，其實好像和尚咒食一般。即使懂他的曲子，也要厭煩；若絲毫不懂的人，恨不得叫他停唱才好。然人家有喜慶之事，都要用著他們，並非愛聽唱曲，不過添些熱鬧罷了。如今酒席筵前，連大眾說話都有些聽不出，好容易等他唱過幾出，方始停止不唱，耳根才覺清靜。於是各席上猜枚豁拳，轟鬧了一陣。

那楊四亦然高興，與梅道卿、柳維忠、李雨泉、呂桂全、胡士誠等一班熟識的人先豁過了一個通關，然後商議道：「今天晚上必須弄個公份，熱鬧熱鬧才好。未知眾位以為如何？」眾人一聽此話，個個贊成，都說公份不可少的。楊四又問道：「眾位既然認可，究竟鬧些什麼，方有趣味呢？請公論定了，好去照辦。」說罷，眾人議論紛紛，有的說叫說書，有的說演戲法，有的說做髦兒戲，有的說請幾個清客來唱曲局罷。獨有柳維忠說道：「與其做髦兒戲，不如我寫一張條子，叫丹桂來演一本大戲，豈不更好嗎？」楊四道：「說書、戲法太覺冷靜，清客曲局恐一時未必請得到；至於柳兄所說的丹桂大戲，雖然極便極好，只是此地天井尚小，怎樣搭這大戲臺呢？據我看起來，還是做髦兒戲。他的人數也少，戲臺也小，這天井裡面，尚將就得過，究屬比說書、戲法熱鬧得多。柳兄，你聽小弟這句話說得是不是？」維忠聽說，向天井內望了一望，果然搭不下這大臺，也就應允。眾人亦然惟命是從。楊四一面寫了字條，差人去叫髦兒戲，一面開了一張公份單子，把眾人姓名寫了，共有若干份，交與主人。主人惟有謙遜，向眾人謝了一聲。其時席間大菜已上，眾人因在日中，酒已吃不下了，大家要了飯吃，就此散席，各各分坐，吃煙的吃煙，用茶的用茶，均隨其便。惟楊四拉了道卿、維忠、雨泉在書房中聚了一桌和。

碰得不過四五圈，忽聽門外轟轟的放了三個銃，鑼聲響亮，人音嘈雜，曉得新人的轎子到了。楊四等四人不等這副牌碰完，大家立起身來，三腳兩步奔出書房，走至廳前觀看。見那頂轎子抬進門來，居然用的是花轎，一樣旗鑼傘扇、銜牌執事，和著一班鼓手小堂名，吹吹打打一擁來至廳上。其時黛玉等眾校書都到外面，連吃喜酒的男客人以及閒雜人等，一齊瞧著那花轎，把一間正廳擠得滿滿，只怕人家娶妻也沒有這樣排場。但有幾件不好，不像娶妻的樣子；一來缺少了幾肩送親轎子，這倒還遮飾得過；二來將花轎停下，那個掌禮，單把新人請出，不去請那新官人出來，惟見兩個人執著兩盞紅臺燈在前引領，後面兩個喜娘扶著新人，一逕向裡邊去了。那班執事人役與堂名、鼓手等，全行退下。此刻看的人雖知他是納寵，因他有這副場面，所以個個伸長頸子，要看他們交拜天地。那知仍舊沒有，空有這迎娶的架子，未免大家掃興，各自散去。

不說楊四回轉書房，依然碰他們的和，單表林黛玉看了這副景象，心中很不舒服：「設或楊四將來娶我，也照這個樣兒，豈不羞煞！我今番看了他，倒觸動了自己心思，作個準備。如楊四前來議娶，必須預先與他論定，不得以姬妾看待，我方嫁他；不然，任他豪富，我也不貪圖的。」黛玉一路胡思亂想，跟著李巧玲等眾人回進女廳上面，又見蔡謙良同大夫人雙雙坐著。喜娘攙新人過來，叩了四個頭，叫了「老爺」、「太太」，然後謙良與大夫人把新人送入洞房。巧玲、三三高等高興，隨他們進去觀看，只有黛玉氣得默默不語，獨坐在女廳上納悶，暗歎金巧林沒有眼睛，嫁與謙良這薄情人。

那知謙良將巧林娶歸，費了許多心機。起初夫人不許，說你已有了兩個姬妾，何須再娶？謙良再三央告，方才肯首。及至夫人應允，巧林忽振長振短，要怎樣的迎娶，怎樣的場面，不肯與尋常納妾一般。謙良沒法，又向夫人央求。夫人終不答應，執定了大小的名分。只得用了一個權變之計，等候巧林進了門，生米煮成熟飯，不怕他變什麼卦。所以，在巧林前件件依允；到了當日，暗中命幾個能幹家人，在外面預備了花轎，與一切堂名、鼓手以及旗鑼傘扇、銜牌執事等類，到巧林家去迎娶。故家中並未發轎，毫無舉動，不是我做書的漏洞，其實是謙良的計較。既進了門，雖然熱鬧，好得他夫人在裡面，可以遮瞞過的。況且謙良伴著夫人，

斷不能分個身子，私自出去拜堂，故夫人並不疑心。單有巧林心中難過，暗恨謙良，明知上了他的當，然到了這個地位，也教無可奈何，只得耐住性子，做一個牽線木人，讓喜娘們牽來牽去，先拜見了謙良大夫人，方始上樓，到新房中坐下，打算過幾天再與謙良算帳。

閒話少敘。再說黛玉悶了一回，見天色已晚，又來了陸月舫、吳蕤香、陸昭容三位校書，皆獨坐著轎子而來。因顧芸帆、呂桂全、侯祥甫等三人預先寫字條去約他們的，便知與叫局不同。此刻已是上燈時候，裡邊八位校書聚著閒談，頗不寂寞，又約同到新房內，與巧林講話。巧林大有不悅之色，言語中含著怨恨，大家不過問問情形，略略安慰罷了，我且慢表。

再提外面楊四在書房中碰和已經完畢，與芸帆、祥甫等眾人那裡高談闊論，見走進一個家人稟道：「天井裡的戲臺早已搭好，現在髦兒戲的班子也到了，請老爺示下。」因楊四是公份發起人，故來請示。楊四聽說，拉維忠一同去看了一看，果然天井中臺已搭好，旁邊一個廂房做著戲房，一個廂房是通人出入的，正廳上擺著筵席，卻空開一面，以便女客看戲。楊四見安排齊齊，即吩咐開臺起演。主人過來問道：「四兄，戲已開演，早些擺席可好？」楊四道：「甚好，甚好。但有一說，那一邊女客坐的，不如也擺了酒席，讓他們亦可以吃看了，況大半是我們帶來的校書，有什麼要緊呢？但不知府上可有女親眷嗎？」謙良道：「女親眷都沒有來，因我沒有去通知。這酒席擺在廳上，儘管不妨。」說罷，交代下人擺席。不消片刻，早已停當。主人就請眾客入席，仍照日間一樣，各各敘熟而坐。敬過了一杯酒，遣人到裡邊，請眾校書出外入座。霎時花枝招展，齊至廳上，分兩桌坐了。卻巧髦兒戲紮扮已畢，跳過了加官，送過了子，上前請眾客點戲。各人點了幾出，主人亦點了兩出，就此開演。

氍毹貼地，袍笏登場。看了一回，楊四開言道：「今天這裡雖有這幾位校書，卻是來吃喜酒的，不能算做叫局，我們應該另叫幾個才是，未知眾位以為如何？」眾客聽了，一齊高興，立刻把局票寫好，總共有□餘張，差人分頭送去。不一時，紅箋飛召，翠黛紛來，卻與黛玉等八位兩樣看待，以示區別，均坐在筵前侑酒。惟因今天有戲，叫他們一概不唱。故有的與客人裝水煙；有的與客人豁拳；有的說說笑笑，講究戲中的情節；有的握手捏腳，現出風騷的態度；還有幾個坐了一回，走到黛玉那邊來說話。其時楊四左顧右盼，非常得意，連豁兩個通關，又硬勸主人吃酒，實則自己有些醉意。忽聞黛玉喚道：「楊老，勸哉，灌醉仔新官人，停歇巧林阿姐要怪格。」說得眾人哄堂大笑。謙良也笑道：「少不得我也要報仇。四兄，你將來娶黛玉時，莫怪我照樣還要加倍些。」楊四道：「不妨，不妨，我是最喜吃酒的。」正說之間，見戲臺上剛做那出《滾紅燈》，就是楊四所點的，又引得眾人笑了一陣。看完那齣戲，這班叫來的局見時已不早，漸漸的陸續散去。各席大菜俱已上全，眾人又暢飲幾杯，都要飯吃，方始起身撤席，大家散坐。

黛玉那邊亦然酒闌席散。有幾位客人先已辭去，連幾位校書也去了，惟剩楊四、維忠、道卿、兩泉四人未走。又看了一齣戲，楊四立起身來，要到新房中去，維忠等相隨在後，主人只得奉陪，引領到了新房，看了一看。聽自鳴鐘已敲兩點，楊四等退到外面，即向主人告辭，各帶了一位校書，至門外上車。主人拱手相送。一時車籠馬水，分道揚鑣而去。正是：

娶得如君多計較，奈何彼美變心腸。

要知此段尚是陪賓，並非書中的正文。畢竟黛玉如何嫁與楊四，下回便見分曉。